



翻拍韓國電影 淚點設計精準

《陽光女子合唱團》打造溫情烏托邦

東西影畫

《陽光女子合唱團》日前在香港和內地上映，影片翻拍自韓國電影《美麗的聲音》，由林孝謙執導、呂安弦編劇，陳意涵、翁倩玉、鍾欣凌、安心亞等主演，以女子監獄為背景，是一部典型的台灣商業催淚片。它憑藉溫情敘事與女性群像戰中觀眾情緒，在歌聲中完成自我救贖與彼此慰藉。雖然在票房上取得不錯的成績，卻難以成為一個能夠經得起反覆推敲之作。

于 童

相較於韓國原版，《陽光女子合唱團》最鮮明的特色是徹底的全員女性敘事。主要講述因受到家暴而殺夫入獄的李惠貞（陳意涵飾）在獄中生下女兒芸熙，為了給孩子留下美好回憶，她聯合獄友組建合唱團，在監獄這個封閉空間裏找到了相互支撐的姐妹情誼。

電影主創對原作進行在地化改寫，將主角之子改為女兒，領養家庭的設定也做了改動，就連為女囚們發聲的監獄管理層，也替換為女性角色，構建出一個幾乎隔絕男性視角的封閉空間。

全女視角 互幫互助

同時，原版將女囚們對合唱團的熱心解釋為對女主角兒子這個孩子的喜愛，即女性的「母性」，而本片則將更多的劇情推進建立在單純的女性互助之上。這種改動弱化了孩子作為「新生命」的核心影響力，轉而強調女性之間天然的性別共情。這種刻意選擇的全女視角，無疑為影片染上了女性主義烏托邦的色彩，也為女囚們理解彼此犯下的罪行提供了心理基礎——她們都是在男性主導的社會壓力下走上絕路的「受害者」。

導演林孝謙對淚點的把控十分準確，情緒渲染層層遞進。其中楊玉英（翁倩玉飾）是全片最催淚的角色之一，她曾是紅極一時的歌星，婚後遭遇丈夫PUA（編註：精神控制），又因兒子智力障礙陷入絕望，毒殺家人後自殺未遂，最終帶著愧疚在獄中度過半生。影片將角色的心境轉變設置為發現自己身患絕症，為成全惠貞的母愛而重拾熱愛，在歌



▲電影《陽光女子合唱團》聚焦女子監獄的友情故事。

聲中與過往和解，在病痛中走向生命終點。在楊玉英的故事線中，影片通過閃回展現她隱忍的母愛與遺憾，病發離世的那一刻更是催淚高潮。對比原版中的死刑，絕症的設計雖然稍顯俗套，卻更貼近台灣現實，也讓觀眾更容易代入和理解她的悲劇。

在動人的敘事外殼下，影片存在明顯的創作短板，最突出的問題是人物扁平、細節缺失。影片試



▲陳意涵（右）飾演因受到家暴而殺夫的母親惠貞。

圖塑造女性群像，卻因角色過多導致失衡，最突出的問題是女主角李惠貞形象的單薄。她對女兒芸熙的母愛是劇情核心，卻缺少足夠的細節支撐。觀眾看到她為女兒奔波，為送養而痛苦，卻難以通過具體生活場景感受到這種愛的深度。

缺乏深度 較難共情

相比之下，李惠貞與新獄友劉有芯（何曼希飾）的互動反而顯得更細膩生動。這使得觀眾即便能勉強理解惠貞的母愛天性，卻很難共情成年後芸熙對生母的複雜情感。同時，李惠貞金融從業者的身份設定被完全拋下，性格與行為始終被「母親」這一標籤捆綁，陳意涵的演技也主要停留在情緒外放的哭戲，缺乏層次與深度，最終角色突然離世的設定，也因鋪墊不足而顯得生硬突兀。

此外，影片的敘事手法略顯老套，大量鏡頭聚焦於女囚們的歌舞才藝展示，橋段設計模仿《修女也瘋狂》等經典喜劇，但形式大於內容。最終的合



▲片中有大量女性囚徒的歌舞才藝展示。



▲惠貞（左）與楊玉英在獄中形成相互支持的關係。

唱演出選用的《姊妹姊妹站起來》，歌詞中「十個男人七個傻八個呆九個壞」等內容，與女囚們遭受性暴力、家暴等真實創傷背景缺少應有的契合度，反而有一定消解困境的暖色調的生活氣息，卻也讓劇情脫離現實，人物衝突多停留在推搡、揪頭髮等表面，缺乏深度挖掘，配合上被簡化為「被逼無奈」的女囚們，使得影片的整體呈現缺少了複雜與灰暗。

可以說，《陽光女子合唱團》是一部成功的商業情緒片，它以全女敘事打造溫暖的烏托邦，用精準的淚點設計為觀眾提供情緒出口，印證了女性題材與治愈敘事的市場潛力。然而筆者卻認為它難以成為經得起反覆推敲的經典之作，只因真正動人的女性敘事，不僅需要共情與治愈，更需要扎實的人物、深刻的洞察，以及直面現實的勇氣。

《拼桌》：始於「搭枱」的戀愛之旅

如果給予內地電影《拼桌》一個敘事基調，那就是每位女性，首先要做的就是好好愛自己。作為一部文藝氣息濃厚的現代都市片，《拼桌》圍繞親情、生活、愛情這幾個主題，呈現上班族的瑣碎生活，以及不同地方的飲食習慣，詮釋飲食男女的始於「飯搭子」的愛情故事。

王鶴霖



▲現代都市電影《拼桌》以愛情探討「搭枱」文化。

最初看到電影名時，筆者以為這是部美食電影，影片開始十幾分鐘內，男女主角陸拾谷（王傳君飾）和張嘉怡（江疏影飾）就「拼桌」（編註：搭枱）吃了多頓飯，濃油赤醬的經典本幫菜、北派青椒溜肝尖與上海醬爆豬肝的多重碰撞，向觀眾展現出各地不同的飲食習慣，同時也徐徐展開每天中午上班族在食堂的煙火氣和生活景象。

貫穿影片故事的是「搭枱文化」「女孩幫助女孩」「短視頻製作」「直播公司」「美食作家」等當下流行的眾多元素，讓整部作品更貼近生活。「不用加班，好好吃飯」也確實是現在很多年輕上班族的心聲。

不少影視作品都以美食作為切口敘事，而這部《拼桌》則以「拼桌」這種搭枱文化，重新去探討繁忙都市生活下，兩個人如何因為胃的喜好，而緊密聯繫在一起，深刻呈現愛之邊界、困惑與女性成長故事。通過飲食男女的戀愛經歷，印證「胃口永遠不會騙人」。

味蕾串聯敘事

雖然故事的主角是陸拾谷與張嘉怡，但筆者認為片中的幾位女性形象的塑造都是可圈可點。

電影中出現了眾多女性角色，她們雖然戲分不多，但都形象鮮活、個性獨特。女主角張嘉怡身邊的人，首

先是李雪琴飾演的上班搭子，性格爽朗的東北大姐，是女主張嘉怡的好同事，最怕女主辭職令自己工作中缺少搭子。為人大大咧咧，最後卻網戀、為情所困，幸而最終與網友走到一起。

傅首尔扮演的圖書公司負責人薇姐，設定上是一位熱心灑脫的女強人。在外人看來是家庭幸福的成功女性，被同事撞倒喝悶酒後，敢於揭露自己的離婚傷疤；當未婚先孕的女同事想要離職，她給予其幫助。在她看來，可以沒有愛情，但總歸要好好生活。

在女主角家中，外婆與媽媽是家庭中的重要成員，媽媽是「開明媽媽」的寫照，也十分孝順。外婆雖在年紀見長後疑心病重，喜歡出去撿假花、用貓吸引家人關注，但晚年間心心念念的還是年輕時與外公在一起的美好時光，總愛做辣椒醬，也是希望家人不要忘記自己的來路。

除了這幾位女性之外，有另外兩位女性角色也值得品讀，由羅海瓊扮演的炒粉店老闆娘，與陸拾谷的媽媽。這兩位女性是推動陸拾谷這條劇情線發展的重要角色，炒粉店老闆娘也許是陸爸爸的舊相識，也見證了陸拾谷的成長，陸媽媽離婚多年，但依然沒有在孩

子面前批判前夫，指責孩子的父親，「當年的事各有難處，我已經不怪你了。」「做你想做的事，孩子，你走吧。」應該是對陸媽媽一角較為貼切的描述。從她的經歷，觀眾可以體會到何謂「放下了，才能好好生活」。

不過，影片既然是以飲食作為重要切口，卻在呈現飲食習慣時，犯了一些常識性錯誤，有些遺憾。

細細想來，整部影片之中，那碗湖南辣椒醬成為連接所有人的重要元素，既對應了男女主角各自的成長歷程，也是男女主角確認「你就是我的同類」的重要存在，同時傳遞了導演對於味道的特別見解。原來美食的味道比記憶更綿長，那些留存於腦海中的某一種口味，對應的無非就是當時的心意和一直懷想的人。



▲《拼桌》塑造了女主角張嘉怡身邊的多位「搭子」。

《暗黑新娘》欠新意淪為情節拼貼

由瑪吉·吉倫哈爾編劇並執導的美國類型片《暗黑新娘》（港譯《闇黑新娘》），電影故事脫胎於1818年瑪麗·雪萊（註：英國詩人雪萊的妻子）的科幻巨著《弗蘭肯斯坦》（又名：《科學怪人》）。導演手法大膽，克里斯蒂安·貝爾和傑西·巴克利聯手奉獻了顛覆性演出，金句頻出，然而影片上映後引發的爭議亦是不小。

刻意平衡

筆者引用兩句台詞：「我們是死後才相愛的。」「愛到時間盡頭……」兩個遊離於生存和毀滅間的「靈魂」把婚姻當做治愈孤獨的藥方，為這部氣質詭譎的影片注入「時間的盡頭是婚禮」的象徵意義，這個設定是亮點。

電影改編自科學怪人的經典題材，但顯而易見，導演想要致敬的對象太多：致敬孤獨、致敬婚姻、致敬瑪麗、致敬《弗蘭肯斯坦》、致敬《科學怪人》及續集《科學怪人的新娘》（1933年）、致敬黑白片歌舞片警匪片公路片不一而足……貪多嚼不爛，可謂文藝作品顛撲不破的定理。過多拼貼再加上刻意平衡，只能讓全片支離破碎。

在黑白基調的瑪麗夢囈開場後，故事開啟於上世紀大蕭條時代的美國芝加哥。從1931年的電影《科學怪人》開始為老影迷熱戀的「縫合怪」頂用了締造者弗蘭肯斯坦的大名，在片中懇求一位女博士幫他解決「孤獨」，復活一具年輕女性的屍體當他的新娘，然而這位復活少女又帶有黑幫犯罪的隱情——通過這條副線的疊加，女導演成功地將故事重心移到了嘴角和舌頭始終保持一團漆黑的新娘身上……

《暗黑新娘》努力融合經典類型片和現代商業元素，看得出導演在充分發揮自己個性的同時也兼顧了市場接受度。膽子不小努力也不算少，但問題在於：不夠創新。

電影的生命力就是不斷創新，大銀幕世界歷來是工業技術和高科技產品的



▲《暗黑新娘》新意欠奉，票房遠遜預期。

試驗場、試金石。在《科學怪人》誕生95年之後依然靠女性的嘶吼、破相式裝扮，以及略顯簡陋的機械裝置完成復活奇觀……在AI迅速發展的當下難免顯得單薄。導演或許不得不面對現實：哥德式風格製造極端視覺驚艷的電影時代已經結束。

缺乏「意外」

可以定義《暗黑新娘》類型的詞很多，看到電影海報就知它躲不開「恐怖」這個詞，而觀影時給人的恐怖刺激度恰恰不夠。科學怪人摘下面巾的那一刻本應是全片第一個視覺衝擊點，結果卻感覺不到意外——不是醜陋也遠談不上恐怖，只說缺乏足夠的意外。

再引用兩句台詞：「這是個鬼故事嗎？」「我決定說不。」

有人把電影歸類到歌舞片，然而影片中名流宴會上那段舞蹈，與荷里活或百老匯距離甚遠，倒更容易讓人聯想寶萊塢。影片落幅，一群「暗黑新娘」控制了黑幫老大，似乎很完美，問題是放到被打成馬蜂窩的男女主角只需要幾秒鐘閃電雷鳴就能復活的前提下，這種補注式結局又近乎畫蛇添足……

從黑白背景的瑪麗·雪萊，大膽嘗試的女博士，到死去活來的暗黑新娘，甚至包括忍受世俗眼光的女警長（註：佩內洛普·克魯茲飾演，全片唯一亮麗色彩）似乎都圍繞着一個詞：否定。這是一個值得探索的方向，以往也有影片可以做到通過否定社會現狀而帶來啟發，但《暗黑新娘》不是，它似乎只有單純的否定，然後是破壞。

張曉露